

杀无赦

〔台湾〕

柳残阳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第3册

目 录

第四十章	失、困、龙浮滩	(1)
第四十一章	淫、邪、心如豺	(13)
第四十二章	阴、险、毒淫魔	(27)
第四十三章	恨、辱、愤成力	(42)
第四十四章	眼、牙、步步还	(55)
第四十五章	果、报、及时临	(67)
第四十六章	风、雨、三人妖	(85)
第四十七章	理、尽、呈以威	(101)
第四十八章	斩、绝、仇扬灰	(108)
第四十九章	路、窄、遇冤家	(120)
第五十章	忍、刃、心存厚	(138)
第五十一章	幽、长、儿女情	(146)
第五十二章	坚、决、铁石心	(161)
第五十三章	郁、忧、前程险	(174)
第五十四章	德、威、感顽石	(186)
第五十五章	义、重、鬼狐子	(200)
第五十六章	计、巧、智较力	(214)
第五十七章	巧、计、安排定	(226)
第五十八章	刁、蛮、小娇娘	(240)
第五十九章	焦、惶、风雨前	(255)

第四十章 失、困、龙浮滩。

在‘含翠楼’耸立的巨大阴影掩遮下，后面是一排紧靠山壁的平房，这排平房一连四间，地基显然是挖深一段山腹才奠定的，看上去有点嵌合在山壁中的感觉，四间平房建造得相得精致巧雅，甚至还在外头围了一圈颇饶诗意的竹篱，另外点缀着几株火红的榴树就越发现得俏丽怡人了，这里即是‘小怡轩’。

当关孤被重重摔在地下的时候，他已看见舒家母女与银心三个人也被缚了进来；这是一付颇为令人伤感又酸心的景象，舒老夫人颤巍巍的站在那里，双臂反缚口中塞满一团棉布，她的两眼红肿，冲痕未干，花白的头发随风飘拂，神色憔悴凄楚，简直叫人不忍卒睹，舒婉仪也同她娘一样，反缚着手臂，口中塞着棉布，钗环凌乱，秀发披散，一身裙裳更是又绉又污，显是经过了一番挣扎，但是，她却没有哭过，她所有的只是满眼的悲愤与无声的诅咒，现在，她正震愕又哀伤的注视着地下的关孤……遭受同样命运的俏丫环银心，这时却早已惊恐得连眼泪都快流干了……。

四名如狼似虎的白袍大汉拥持着这三个女人，雪亮的朴刀时而恫吓的在她们面前幌来摆去……。

站在关孤前面的胡钦，侧首向温幸成道：

‘可以开始了，幸成。’

于是，温幸成点点头，交待守着关孤的龚凡道：

“老龚，仔细点把牢姓关的，别出纰漏！”

龚凡笑道：

“放心，温二爷，我这“锤手”还怕捣不坏姓关的一身人肉？如果他敢反抗的话！”

温幸成轻轻的击掌三下，就在那排平房之后，一个形容猥琐，瘦长枯干的汉子闪了出来，那人点了点头，又缩回去。

胡钦沉声道：

“他们还没起来，聂光已告诉我们了。”

阴森的一笑，温幸成道：

“那么，我们便只好打扰他们的清梦，请他们起身了。”

胡钦道：

“当然，你招呼吧！”

踏前几步，温幸成暴烈的喊：

“南宫豪，丰子俊，你们还不出来看看？”

顿了顿，他又厉声叫：

“再不出来，你们就要错过一场好戏了！”

屋中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快，只见人影一闪，丰子俊从门中掠出，同时，两边屋的花窗“哗啦啦”震碎，木屑纷飞中，南宫豪与李发也同时穿窗现身，三个人手上全已亮了家伙！

三个人甫始沾地，业已喇的散开，分向三个不同的方向站立，面对这边的，就是丰子俊！

目光朝这边一转，丰子俊已猛的一震，大大退了一步，脱口惊呼出声！

于是，南宫豪与李发也立时望了过来，这一看，两个人更不禁神色倏变，一下子像呆了一样楞在当场！

温幸成吃吃一笑，道：

“很奇怪么？各位？”

丰子俊惊神甫定，立时大喝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温幸成脸色一沉，冷冷的道：

“什么意思？各位全是聪明人，莫非还非要我们说出口来！”

南宫豪粗厉的吼道：

“可是你们坑害了他们几个？”

温幸成闲散的道：

“这不叫‘坑害’，只是我们把各位的这几个相好擒拿住了而已！”

南宫豪双目怒睁，咬牙大吼：

“为什么？这是为了什么？”

胡钦哈哈一笑，接口道：

“为了钱呀，拿住了你们解交‘悟生院’，我们便可以分得一大笔花红，呵呵，这可是桩天大的财富哩——足够我再起一幢‘含翠楼’了！”

丰子俊深深吸了口气，面容苍白的道：

“胡钦，你可真是阴狠毒辣，卑鄙齷齪！”

胡钦笑吟吟的，道：

“丰子俊，说话可得小心点哪，我胡某并不是好脾气的人，一但惹翻了我，只怕你吃不了兜着走哩……。”

一仰头，丰子俊愤怒的道：

“过来试试，姓胡的！”

胡钦指了指地下的关孤，道：

“我可以先给你们的好朋友关孤吃点生活，丰子俊，那会很不好受，你希望看一看关孤是怎么为了你的出口不逊而代你受过么？”

丰子俊塞了塞，厉声道：

“你……你是如何谋害了关兄？”

胡钦一点道：

“他现在好得很，死不了，就是精神差点罢了，因为他是唯一中了我迷药的人；各位，你们若是轻举妄动，恐怕你们的关兄就要送命啦！”

大吼如雷，南宫豪青筋浮额的叫：

“姓胡的，我们与你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这般阴毒的算计我们？你还讲不讲一点江湖上的道义？”

“呸”了一声，胡钦奸笑道：

“屁的个‘道义’，‘道义’值多少钱一斤呀？朋友，你可叫天真呐，你知不知道天下唯财最高？只要有财可发其他的便毫不足论了；少在我老头子面前谈这一套空乏的谬论，你感动不了我！”

南宫豪咬牙切齿的道：

“你是他娘一头贪婪又无信的老狗！”

胡钦冷笑道：

“关孤为了你这句混话要受苦了——龚凡，给姓关的来一下！”

后面，龚凡眼皮子也不撩，提起脚来便在关孤腰眼上狠狠踹了一记，“通”声闷响，关孤全身猛一抽搐，却哼也没哼一声！

尖叫一声，南宫豪大吼：

“王八羔子，你再动关兄一下，看老子不活剥了你！”

胡钦呵呵笑道：

“南宫豪，你走近一步看看？只要你敢擅越雷池分毫，龚凡的‘锤手’便可以砸烂关孤的脑袋，龚凡有这个功力呐，他可以一掌下去，击碎七块青砖，大约人的头颅还没有这么硬吧？”

丰子俊阻止了拜兄的冲动，扬声高叫：

“关兄，关兄，你安好么？”

地下，关孤呛咳了几下，低弱的回应：

“还好……”

稍稍放了点心，丰子俊又关切的道：

“受了伤不曾？”

关孤吸了口气，沙着嗓子道：

“没有……只是误服了置于茶水中的迷药，身子十分虚软……大概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得意的搓搓手，胡钦道：

“对了，只等余毒消散，他很快便可以复原，但你们如果想要逞强蛮干，呵呵，就怕他一辈子也复不了原啦！”

唇角抽搐了几下，丰子俊沉痛又不解的道：

“关兄，怎么我们全好好的只有你中了迷药呢？”

胡钦代答道：

“这还不简单？因为你们的茶水中并没有下迷药呀，我们要对付当然便对付那最强的一个，而姓关的一旦入壳，你们还有什么皮可以调？！”

丰子俊握拳透掌，双目圆睁：

“你可真狠呀，姓胡的！”

胡钦摇头幌脑，道：

“梁上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否则何以称为‘笑天魔’？”

友，多少年来，我胡钦即已是如此的了，只是你们不曾发觉而已！”

咬咬牙，丰子俊望着舒家母女及银心：

“大嫂，小仪，你们——没遭到其他委屈吧？”

三位妇女俱无法回答。尤其舒老夫人及银心，闻言之下，禁不住再度泪水流淌，表情凄怆已极，舒婉仪却十分坚强镇静，她朝丰子俊连连摇了摇头。

突然，南宫豪厉吼：

“胡钦，马上给我大嫂及侄女等人取出口中棉布并松她们的绑！你莫非还怕她们几个女子收拾你么？”

胡钦嘿嘿冷笑，道：

“不用使激将法，南宫豪，你激不动我，好，我可以取出她们口里的玩意，但松绑却办不到，我不愿意在任何细节上再出麻烦！”

侧过头，胡钦命令那四名手下：

“听到了没有？拿出她们口里塞着的棉布！”

四名大汉立刻行动，将舒家母女及银心口中塞得结结实实的几团棉布抽了出来，她们一待呼吸畅通，舒老夫人和银心便哭出了声！

关孤叹了口气，沙沙的道：

“我对不起你们，老夫人……。”

深深的吸进口气，舒婉仪苦涩的代她母亲回答：

“怎能怪你？关壮士……你已经尽了心尽了力……。”

这时，温幸成不奈烦的道：

“少罗嗦了，这个时候亏你们还有心情互相安慰谦虚？胡哥……。”

他又转向胡钦道：

“我们还不叫这三个家伙放下兵刃受缚？”

胡钦点点头，道：

“南宫豪，丰子俊，还有你这位脸上有疤的朋友，识相点，放下兵刃乖乖受缚吧，你们十分明白你们是没有机会的了！”

李发一横眉，紫疤泛亮，他悍然道：

“别作梦，姓胡的，你们并不一定就是占上风，不相信大家可以试试，看是谁能宰了谁？”

一翻眼珠子，胡钦阴阳怪气的道：

“小子，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在这等节骨眼上犹想做那困兽之斗？”

李发冷冷一笑，道：

“有种的就硬碰硬来干一场，藉人质为胁迫，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亏你们还都是混江湖的！”

温幸成冷森森的道：

“你以为，我们就这么容易着你的道？朋友，你错了，真正的论英雄并不是全靠武力的，这其中还有许多别的法门；你们可以上来拚拚，但是，你们得首先决定是否要牺牲关孤以及这三个女人的性命！”

胡钦接腔道：

“而我们相信，关孤和这三个女人死与活的代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禹伟行不会过份的计较这些！”

怔仲着，李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丰子俊与南宫豪两人也同样的感到进退维谷起来！

挣扎着，关孤尽量提高了声音道：

“不用管我……你们动手……干吧！……”

兜头接脸就是几个大耳光，龚凡出手极重，打得关孤的头左右翻仰，血喷唇裂，龚凡一边大骂：

“狗娘养的，我叫你充好汉！”

李发暴扑而上，怪叫：

“我劈死你这个畜生！”

龚凡刹时变掌为锤形，作势对准关孤额门，厉叱道：

“你敢再进！”

丰子俊急叫：

“且住……。”

“唰”的倒翻而回，李发咬牙切齿的瞪着龚凡，双目如火：

“好，你打得好，踢得好，姓龚的，我会叫你知道你虐待我大哥会有一种什么报应！”

龚凡不屑的道：

“你先替你自己担点心吧，小子！”

嘴里“啧”了几声，胡钦道：

“可不要太冲动啊，各位，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你们多少也得为你们的几位相好留条退路嘛！”

他又向关孤道：

“关于你，关孤，也用不着做这种自我牺牲，你就算不替你自己设想，也该为舒家母女和这个俏丫头设想呀，你的这几个伙计假若不顾一切蛮干，固然你首先没命，而这三位女人也一样要跟着上道，你何苦为了你自己的一口气又累使家人三条命一起陪上？再说，你们素讲仁义道德，岂可无端背上这个，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为我而死的黑锅？如此一来，你们就要落下千古臭名，还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多想想吧，你们是为了

舒人家三条命才吃尽千辛万苦的，没想到头来却叫人家三条命断送在你们手里，这样对你们一番苦心又有什么意义？！”

关孤闭上眼，一言不发了。是的，胡钦说得对，关孤自己可以豁出去一切不顾，但他却无权，也不甘心，也不忍心连累舒家母女和银心亦同陪他遭到杀害，他之所以付出偌大代价，落到如此困境，便全为的是要援救这三个女人，如果这三个女人反为了他而遭到危难，他的这番努力与辛劳便都白废了，更甚者，无论生死，他都会永远感到愧疚不安的……

温幸成突然尖锐的道：

“从现在起，在半柱香的时间内，如若你们三个还不放下兵刃束手就缚，对不起，我们就要立刻斩掉关孤一只手臂！”

悲泣出声了……这次竟是舒婉仪！

“南宫叔叔……丰二叔……李大哥……你们便依了他的话做吧……我母女及银心死不足惜……却不能害了关壮士受此酷刑！”

情势就是这样受到相互的制约了，关孤不怕死，他却不能连累上舒家母女和银心的生命，而舒家母女与银心也可以慷慨就难，却无法忍受关孤将要遭及的迫害，他们彼此痛惜对方，悲悯对方，使谁也不忍见到谁的苦难结局……。

舒婉仪泪水滚滚，花容惨愁，她哭泣着哀求：

“依了他们吧……我求你们……关壮士不能死……他这么有正义感，这么无畏于恶势力，又这么待我们情深谊重……怎能令他遭到伤害？南宫叔叔、丰二叔、李大哥……求求你们……关壮士全为了我母女才落到这步田地的啊……他原可以不用这样的……他原可以不受这种侮辱痛苦的……”

丰子俊牙齿深陷入下唇之中，两眼睁得滚圆，身子也在不

停的抖动，这一刹，他整个思维全叫一种无比的悲愤及懊恨所淹没了！

呆呆的，南宫豪也木鸡一样楞在那里……。

“咯崩”一咬牙，李发回头道：

“二位爷，我们……冒不起这个险，你二位舍不得舒家夫人小姐，我亦舍不得我大哥，我们只有依了人家……”

痛苦的痉挛了一下，丰子俊泣血沥肝般道：

“但是……我们若屈服了……仍然逃不过这些豺狼虎豹的毒手！”

李发艰辛的道：

“丰爷，那也只有认了，我们总不能让舒家夫人小姐与我大哥为了我们的行动而遭至杀害……那样，我也活不下去！”

南宫豪抖了抖亦呐呐的道：

“罢，罢……认栽了也罢……”

现在……。

温幸成又冷森的道：

“时间快到了，我可以再提醒你们一件事，如果你们妄想逃跑，姓关的与这三个女人也一样没命！”

大吼一声，李发奋力摔下手中的“虎头原背刀”，“呛啷”一声，他叫道：

“闭住你的臭嘴，你过来绑你家李老子吧！”

丰子俊长叹着，也丢了兵刃，南宫豪跟着采取了同样的动作，他绝望的道：

“嗯，对了，这才对，识时务者方为俊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乃是天下最傻不过的事……。

温幸成毫不迟疑，大叫道：

“通通绑了！”

“小怡轩”之后，那形容猥琐的人物……“飞鼠”聂光应声出现，同时一十二名白袍大汉也提着朴刀飞快自阴匿处奔出，他们手中早拿了牛皮索，两三个人扶侍一个，很迅速的便将南宫豪、丰子俊、李发等人捆了个结实！

得意又满足的怪笑起来，胡钦道：

“好啦，大功告成了！”

温幸成也露出一抹阴诈的笑容，道：

“如今就只等着‘悟生院’方面来捉人了，希望朱嘉在途中不要有什么耽搁才好……。”

胡钦望了望眼前的俘虏，道：

“不用操心，朱嘉为人行事是最谨慎细密不过，尤其这等天大要务，他更会稳着去办，错不了的，我们等着便是了。”

温幸成点点头道：

“总算一番苦心没有白耗，胡大哥，事情可真险着哩，假使一个出了差错，我们就全难收拾啦！”

胡钦低声道：

“老实说，我又何尝不是捏着一把冷汗？固然我对自己的策略很有自信，但往往人算不如天算哪，设若有了纰漏，我们何止难以收拾？只怕连命也全得赔上，你该知道，姓关的那柄剑厉害到了什么地步！”

阴沉的朝躺在地下的关孤看了一眼，温幸成道：

“这小子不能留！”

胡钦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

“你放心，禹伟行若不活剥了他你就来问我！犯不着我们替姓禹的代劳，何况，交给他活的总比死的来得好谈价钱！”

温幸成脸上的神色是怪异的，他道：

“干脆先废了他！”

胡钦大大摇头，道：

“你怎么糊涂了？你总该晓得姓禹的是种什么样的角色，和他谈这种生意你以为他不会挑剔？只要我们交‘货色’的时候有一点不对，或者是死了，或者是伤了，他就会马上杀价，禹伟行可以说难缠透了，他到时候尽量找藉口拣毛病，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半点这种机会！”

温幸成悻悻的道：

“好吧，随你的意，反正除了‘悟生院’之外他们在别的地方根本就不值钱！”

胡钦道：

“你明白就好，对这唯一的主顾我们便要努力使他满意，我不希望我们与‘悟生院’之间为了这端买卖而引发任何的不快！”

兴奋的，他又道：

“呵哈，我像是已经看到大批的珠玉金银在我面前闪闪生辉了，那种光彩色泽是多么的可爱！”

温幸成横了胡钦一眼，招呼道：

“聂光，龚凡，送他们到地下的石室中去，记得分开囚禁！”

答应一声，聂光与龚凡两个当即指挥十多名大汉将关孤、南宫豪、丰子俊、李发舒家母女、银心等人连扯带拉的带走，一边高粗暴的吆喝踢打着！

胡钦大笑道：

“待慢了，各位贵宾……。”

第四十一章 淫、邪、心如豺。

等到一切平静下来以后，温幸成才低沉的道：

“胡大哥，我想你该看得出来我有桩心事吧？”

胡钦微微一怔，道：

“什么心事？”

温幸成诡邪的一笑，道：

“你真不知道？”

仔细端详着这位“百面狐”，胡钦神色冷淡的道：

“我想到了，你的老毛病又犯啦？”

温幸成吃吃笑道：

“人不风流枉少年！”

胡钦不悦的道：

“你可是看上了舒婉仪那妮子？”

点点头，温幸成双目中闪过一抹淫猥的光芒，道：

“从发觉她的第一眼，我已下定决心要占有她了！”

脸色一沉，胡钦道：

“占有？”

温幸成忙道：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嗯，只要让我享受她一次也就够了，并一辈子据有她……。”

胡钦冷冷的道：

“事实上你也不可能一辈子据有她，起更时分，只怕‘悟生院’方面就会来要人了。”

贪婪的表情是那么明显的流露在脸上，温幸成的模样就宛似一头饥渴的野兽，他殷切的道：

“胡大哥，你非答应我不可，我委实喜爱那妮子，而‘悟生院’只要抓回她去宰了就算，总不会顾虑到她是不是完璧无瑕……她破了身也好，保持清白也好，反正总是死字一个，为什么我不可以在她死前快活一下？这也不啻于她二十余年平淡的生命中增加一抹绚丽的色彩，叫她明白某种官能上的奇异感受竟是如此快美新鲜！”

胡钦肥厚的嘴唇一扁，冒火道：

“你说得倒好听，万一这丫头片子不从，到末了弄出个三长两短来，我们又如何向‘悟生院’交待？活的跟死的价钱大有差别，设若‘悟生院’再藉此挑剔，我们就更不好辩驳了！”

满怀信心的一笑，温幸成道：

“放心，胡大哥，就凭我姓温的手段，哪一次不是将到手的妞儿摆弄得百依百顺，意乱情迷？叫她们死心塌地的跟我要好？这就像对付一群羔羊似的，又容易，又简单，包管哄得她们驯服无比，而且甘心情愿的献上身体；老实说，若是对方不依从，我还没有胃口呢！”

两眼中似燃烧着火焰……一种兴奋的、冲动的，带着桃红色的火焰，像是求偶期间春情勃动的狼眸，温幸成腻着声道：

“这几年来的合作，胡大哥，你该清楚我的一贯嗜好与性习，嗯哼，凡是我看中的女人，若弄不到手我是决然不会罢休的，我将用一切可行的法子达到我的愿望，我不管这须要付出多大代价！”

胡钦阴沉的道：

“幸成，你不要自仗生得漂亮英俊，有几分小白脸的本钱，就胡作非为，四处渔色，一个搞不好，你会把性命都送在女人手里！”

温幸成顿时形容一变，有些恼羞成怒：

“胡大哥，在道上混的年岁虽说你比较久点，但却并不意味着你对一切事物的见解都赶过别人，我温幸成并非三岁稚童，亦不是才出山的雏儿，关于我的行为作风，我自己知道如何把持，事情的轻重缓急我一样不迷糊，用不着你来教训，胡大哥，你要搞清楚我们只是合作，我不是你的手下！”

胡钦愤怒的道：

“温幸成，你要窝里反么？”

心火上升，温幸成差一点就发作出来，但他也是个城府深沉，阴诈歹毒之人，铁青的面孔在一刹间竟绽开一抹笑容，语气也立即改变得温和了：

“好，好，大哥你别真个生了气，我们自家弟兄，有什么事不能心平气和的商议？再怎么，我也不会和大哥你搞到扯破脸呀，又怎会似你说的弄得‘窝里反’呢？大哥这是不是笑话？”

胡钦这才息了几分怒火，他悻悻的道：

“不是我强制你不准去接近舒婉仪那女人，实则我也怕闹出麻烦来，你晓得，我们为这端买卖担足风险，有了一点意外，非但就会得不偿失，更严重的说，还很可能落个灰头土脸，前功尽弃！”

温幸成搓着手，道：

“胡大哥，你是深知我这毛病的，我若不和那女人结一次‘合体缘’，只怕这一辈子都不甘心。大哥，你可得帮帮忙，无论